

莫妮卡心理惊悚系列

神秘失踪者

[德国] 莫妮卡·费特 著 黄华丹 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HUBEI CHILDREN'S PRESS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失踪者 / (德) 费特著; 黄华丹译.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12
(莫妮卡心理惊悚系列)
ISBN 978-7-5353-6422-7

I. ①神… II. ①费… ②黄… III. ①恐怖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3500 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7-2011-105

Der Mädchenmaler

By Monika Feth

Original title: Der Mädchenmaler by Monika Feth

© 2005 by cbt/chj Verlag,

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, München, Germany.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Dolphin Media Co., Lt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德国 Random House 出版社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,
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神秘失踪者

[德国] 莫妮卡·费特 / 著 黄华丹 / 译
策划编辑 / 李 曦
责任编辑 / 王楦磊 黄 穗
美术编辑 / 雷晓玲 装帧设计 / 陈 洁
出版发行 /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/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10.5 印张
版次 /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 / ISBN 978-7-5353-6422-7
定价 / 25.00 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咨询热线 / 027-87398305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/ wangq007_65@sina.com

致 谢

感谢英格·迈耶·迪特里希，感谢她的苏格兰蚊子、银鸟和在瑞士的几次冬日里的拜访，感谢她的 1738465 通电话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我们相隔甚远，她却一直支持着我。

感谢汉内洛尔·迪尔克斯，感谢她在多马根和朗根费尔德的辛苦奔走，感谢她的薰衣草香皂和中国面条，感谢她在几年前决定去参加一场她根本不想参加的聚会。

感谢玛丽泽·阿洛尔德，感谢她在路德维希港与我一起漫步、交流思想。那是我们在一次朗诵会旅途上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也是后来遇到白马王子的地方。

感谢那些画家们，感谢他们的画一直陪伴在我的生命中，感谢那些在他们的画室中度过的时光。

感谢我的父亲，感谢他和我就艺术与生活所展开的那些讨论。

感谢我的母亲，感谢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故事的童年。

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，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中其他的一切。

莫妮卡·费特

致中国读者

每一本书结束的时候，作者都不得不与他的那些人物道别，而这又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当我写完《草莓采摘者》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想和他们分开。他们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。我想和他们再多待些日子，多了解他们一些。

《神秘失踪者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再次见到他们感觉真是好极了：洁蒂·魏因加特纳，警长，伊慕可·塔尔海姆，那些猫咪们……还有那些熟悉的地方，我早已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居所：布鲁尔，老磨坊，警署。

而在这熟悉的背景下展开新一轮的犯罪，也为我添了一些顽皮的乐趣……

那么，下面就是这个新的故事了。阅读愉快！

莫妮卡·费特

1

灰色的奔驰车悄无声息地缓缓滑近，终于停在了昏暗的晨光中。这时才刚过八点，迷蒙的雾气萦绕着路灯，停泊着的车子都结了冻。能够想象，屋顶和树枝上必也是覆了一层清霜。

透着灯光的窗子犹如昏黄的眼眸，而那目光，冷漠而疏离。

有狗的吠声，从半开在寒气中的车库大门传出广播的声音，一扇门吱呀合上，远处有救护车、警车抑或消防车的信号声。烟雾刚飘出烟囱便沉沉地凝在了屋顶。这将会是艰难而沉重的一天。

没有人注意到这辆灰色的奔驰。谁也没有发现，车里还安坐着一个男人，他正专注地盯着其中的一间房子。他就那样寂静而阴沉地躲在暗色的车窗后，雕塑般纹丝不动。因为没有人注意，他又好似并不存在于这世上。

*

伊尔卡终于睡足了。重感冒的双胞胎今天睡得很好，而前一晚，

由于他们两人交替的咳嗽声，她完全没有合眼。瞥了一眼窗外，伊尔卡还是决定穿她那件厚厚的高领毛衣。那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，穿着它的日子总显得特别美好。有时她甚至以为，那毛衣上还存留着母亲常用的那种香水的味道。但她清楚地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也许，玛莱阿姨是对的，她总说伊尔卡想象力太过旺盛。

毛衣是锈红色的，和伊尔卡暗红的发色非常相配。母亲总爱叫她“秋天的女孩”，伊尔卡觉得这名字美极了，还有她自己，至少有时她确实觉得自己挺漂亮的。但一切都变了，“秋天的女孩”早已成了回忆，而回忆，是伊尔卡心中不忍触碰的疼痛。

关灯前，伊尔卡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周围的情况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日记本藏得很好，周围并没有什么能引起别人兴趣的东西。

伊尔卡下了楼，玛莱阿姨正对着吃剩下的早餐看报纸，双胞胎已经上学去了。玛莱阿姨就像铁打的一样坚强，即便重感冒也只会休息两天，病一好她就又去忙这忙那了。唉，算了吧，谁都拿她没有办法。

“我得出去了。”

伊尔卡迅速套上一件羔羊皮外套，那是她从一家二手商店用低廉的价格买到的，既保暖又合身。

“你就不吃早饭了吗？”

有时玛莱阿姨的语气总带着这么一种抱怨的意味，就好像别人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都是故意为了跟她作对似的。从这点来说，她也是个霸道又什么都爱过问的女人，病痛似乎和她很不般配。

“快迟到了，我带一点吧。”

伊尔卡望着水果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把两根香蕉塞进了背包中，出门前还不忘在玛莱阿姨脸颊上留下一个告别的吻。

“哦，孩子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！”

玛莱阿姨环住伊尔卡关切地望着她，目光中满是疑惑。

“我傍晚回来，”伊尔卡说，“一言为定！”

玛莱阿姨笑着看她出门。在伊尔卡眼里，那笑容却像是针刺，她总以为，那就是母亲，依然那样微笑着坐在桌边。

该死的想象力！她围好围巾。是的，我该好好踏实地生活了，不要再老想着那些早就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想那些不可能的事了。

她走过还未经打扫的门廊，又一次意识到，她是多么热爱这座房子。它并不特别漂亮，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之处，不能算是超现代风格，也不是那么古老，老到藏满了神秘的往事。它只是一座普通的房子，和周围那些建筑一样并无特色。但在这里，她能感到家的温暖，这使得它成了她独一无二的依赖。这是她的家，它随时都会接纳她、保护她，这难道不是一座房子该具备的特质吗？宁静、守护以及安谧，这难道不是她一直所渴望的吗？在这里，她能得到所有这一切；在这里，她感到安心。从来如此，未曾变过。

伊尔卡关上门，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狗吠声似乎在传达对她的承诺。她几乎就要相信，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

*

车窗蒙上了一层水汽，这样很好，可以避开那些好奇窥探的眼光。卢本小心地用手抹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，这时，他看到了她。他屏息凑向前去。

她美极了，即便离得这么远也仍然无法让人忽略这点。她的脸在

路灯下闪着柔和的光芒，头发隐藏在一顶羊绒帽下（她是无意的，他知道）。他更喜欢她任那一头秀发垂到肩上。她的头发异常美丽，有着一种毫不张扬却又无法抑制的光华。

卢本无法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她要选择这样的生活：狭小、毫无特色的居民楼，周围相伴的依然是同样的房屋，矗立在街道边就像串绳上廉价的玻璃珠子；而它们狭长的园子里，只有蓝白色的太阳灯发出清冷的光笼罩着刚经过修剪的灌木。到底为什么她会甘心与窗前挽起的纱帘为伍？为什么她会愿意整天面对那些拘谨排列的黑色、黄色、蓝色的垃圾桶？这儿所有的人和事都循规蹈矩，更不用说那只礼貌而又徒劳地敲着门想要进去的花猫了。她为什么不在别处找一个更能理解她的家呢？

手机响了。他看了眼屏幕，是那个建筑师。还有时间，他现在不想被打扰，任何人都不行。他关掉了手机。当他缅怀光阴、沉浸在这样的心绪中时，任何声响都是一种干扰。

伊尔卡从车库中推出自行车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翻过屋顶落在光秃秃的树枝间，光照下她显得娇小而又怅然。当她从他身边骑过时，他转过脸去，一颗心似乎快要跳出了喉咙。

他闭上眼睛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他不会跟踪她，他从不这样做。他已经能够做到不放任自己的感情肆虐，他必须控制自己保持冷静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他又继续盯着她住的房子看了一会儿，十七号，伊尔卡最喜欢的数字。但当然，这只是巧合，尽管她很可能把这看成是命运的安排。她很愿意相信命运、星象以及所有神秘的力量。

厨房的窗后有一个身影在动，卢本咬紧了牙关，他的手紧紧抓着

方向盘。不，不行，他不能失控，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。他的感情已经为他找了太多的麻烦，他决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。

伊尔卡，他只能想她，其他的都不行。

他干瘦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，他戴好眼镜，开车时他得戴着它。伊尔卡，他爱她的名字，令人欣慰的是，至少它还陪伴着他。那个晚上，当她从他身边消失、投身于这个市俗的梦魇时，她带走了他的一切，除了她的名字。

她在这儿过的是怎样的生活？错误和谎言。这甚至不能算是生活，因为这不是她真正该有的生活。她不可能开心，她只是在假装罢了。

是否有人发现，她是个骗子？当人们站在她的面前望着她的眼睛时，是否有人察觉到这点？或者，那些认识她的人真的相信她吗？

所有人都无条件地相信伊尔卡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包括他自己。只有到了最后，怀疑才会突然现身。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他早已无力改变一切。

他从车门的隔层里拿出抹布擦去挡风玻璃上的水汽，然后发动了马达。车子慢慢驶离，直到下一个昏暗的角落。他会纠正他的错误，这样的情况以后再也不可能发生了。

*

我把书都收进背包里，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厨房：所有的电器都已经关了，窗户也锁着，为什么我却还没有出门？

不知为何，这个冬天我似乎突然失去了活力，好像所有的动作都变慢了，虽然不能说是慢镜头般，却也相去不远了。所有的事都变得很艰难，我甚至必须刻意抬起脚来走路才能避免一直蹭着路面前进。

我睡过了头，起床后又觉得恶心、头晕。淋浴时我得靠在墙上，否则就有可能摔倒。

或许我是得了低血压吧。但也许，我的痛苦只是来自于我的不幸罢了。我陷入爱河然后又尝到失去的苦涩，这让我体味到从未有过的深切的孤独。

不，不！我再也不要想那些事！我也不能。当时我病了好几个星期，那么艰难才一步步恢复过来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样的状态，再也不能像那样心如死灰！当时多亏了家人和朋友耐心的劝慰与照顾，我才能挺过来。

母亲和梅勒一直在我身边，是她们一直在保护着我。当然，外婆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，她给我带来好多书和CD，为我朗诵，还和我一起听歌；有时，她甚至会陪我坐着和我一起发呆。

那段时间，我也更加信任母亲的男朋友帝罗了。

“因为你好像变了。”我是这样对他说的。

他摇摇头，并用他特有的帝罗式微笑对着我，眼睛微微眯起，唇角的形状近乎嘲讽——就像母亲说的那样，典型的心理学家式的微笑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其实是你变了。”

也许我们大家都变了吧。经历过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之后，每个人都变了。

我的朋友卡萝被谋杀了，我却在那场犯罪中恋爱了。是梅勒用她的固执挽救了我。

官方的报纸上就有那件事的报道，每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惊讶地合不上嘴。那已不再仅仅是卡萝、梅勒或者我的故事了，一夜之间它似乎成了所有人的事，甚至大街上的行人都在谈论它，一如谈论其他的事。

不！不要再想了！

有时我只能把所有关于那件事的记忆硬生生地挤走，把我的脑袋清空，不让一点点会让我不安的想法进来，只有那样我才能坚持下来。

我似乎不该把一切都看得太严重了。但有些日子本就很不正常，早上刚开始似乎就已经注定是错的了。今天，就是这样的一天。

门外的冷空气扑面而来。我决定去取车，它的样子像是整晚都停在冰库里，这意味着至少得五分钟我才可能把它发动起来，而这，更无法让我高兴起来。

圣诞节时外婆送给我的腕套已经湿透了，而一半的挡风玻璃也仍然覆盖着冰层。我感到四肢无力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

“窝囊废，”心里那个令人厌烦的责备声又出来了，每次当我开始自怜的时候它就会来报到，“难道你在床上躲得还不够久吗？”

是啊，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。我才刚开始试着回到生活中来。

也许我的虚弱并不一定代表着我又回到那时的痛苦中去了，可能我只是感冒了才会觉得双腿发软。又或者，只是因为我没吃早饭？我并不是那种空腹喝一杯咖啡冲出家门、然后凭着它的余力就能精神一天的人。我需要能够给人能量的芬兰薄脆面包、奶酪和茶，我尤其需要它们来提神。

车里和外面一样冷，我总是这么觉得。口中呼出的是白气，方向盘冷得像冰雕。

“拜托，动啊！”我一面咒骂一面试着发动马达，第五次时终于成功了。我系上安全带驶出了车库。

我打开收音机并把暖气开到最高档。肩膀有些痉挛，我几乎无法自由地活动，脖子上有种针扎般的疼痛感，生生地一直蔓延到头部。

天色灰蒙蒙的，天空正以不易觉察的速度渐渐变亮，逆光中层叠漫长的树枝宛如暗色的剪影。一切都美极了。

如果全速撞上一棵树的话，应该会死得很快吧？还能感觉到疼痛吗？或者根本就来不及？也会有一个光影前来接我吗？

卡萝。

不，我不能这样想，我得控制住自己。我已经和死亡共度太多的时光了。

卡萝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过得好吗？

我还是调转了头，我的精力不足以支撑我在学校度过一整个漫长的上午。我需要休息，我得睡一觉，这样才能摆脱这些从那时起便一直折磨着我的想法。

那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*

卢本和建筑师约好了地点，正驱车前去。在没有和他商量过之前，她不能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，他花了不少的精力才让她学会了这点。起初她总摆出一副成功女性的派头，不肯和他讨论工作的进度，但后来，他总算让她明白了是他在为她买单。钱总是让人无可驳斥的。如果他什么都没有那该怎么办？他打了个寒颤，马上把暖气调高了一档——他将没有这辆车，没有他所寄身的房子，也不可能展开他的整个计划。有时他禁不住想跪下来感谢上帝让他拥有了一切——尤其是他的天赋和伴他青云直上的好运。

当然他最要感谢的还是那些富商们，他们对他的画充满了兴趣，总是在旧作还没有干透的时候就已经买走了他的新作。卢本·赫尔

姆巴赫是所有人的偶像,即便是他随手扔出一团废纸也会让他们感激不尽。

虽然他很少露面,但人们并不因此对他有什么非议,相反,他的神秘使得所有关于他的传说显得更加精彩而诱人。

人们对他的崇拜近乎疯狂:最近甚至有一位企业家的妻子提出要用重金买他的调色板,还有人把他用过的画笔拿回家去当作艺术品好好保存了起来。

卢本想起他的那些同行们,那些几乎都得用另一份工作来支持自己所坚持的绘画梦的人,他们总在四处奔走,寻找一家肯展出他们作品的画廊。

和那些在艺术高校深造多年的同行不同,卢本完全是自学成才的。尽管他曾师从埃米尔·格罗萨科和伊丽莎白·施瓦纳,但他们也只是在私下教他而已。卢本拿不出任何的证书,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,他有的只是他的天赋。

他并没有为成功花费太多心思,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其自然;在考虑到是否该去求学深造前,他就已经是一名极受欢迎的画家了。

绘画就是他全部的生命,或者说,几乎是吧。如果还有什么缺憾能让他无法真正感到幸福的话,那就是伊尔卡,那个他深爱的女孩,他的女孩。

*

看到她停好自行车时,麦克的心跳疯狂地加快了,自从第一眼见到伊尔卡,他就爱上了她。那时她刚从校长办公室出来,不知道该怎么去音乐教室,他帮了她。

那一刻，她的声音闪电般贯穿了他的整个身体，并从此在他的心底扎根下来。他再也无法离开她了。

他并不仅爱她的声音，他也爱她的微笑。她总是笑得那么腼腆。只为能一直看到她的笑脸，他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他爱她的一切，她微笑时唇角的细纹，她如星光般灿烂的棕色眼眸，她纤长的双手，当然还有她的秀发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头发。

“嗨！”伊尔卡踮起脚尖在他脸颊留下浅浅的一吻。

麦克多想把她拉到身边，摘下她的帽子，让那柔软而芬芳的秀发垂落下来。但他只是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她的鼻尖。“嗨！”

“最近怎样？”她摘下帽子，摇头让头发散开。

“我今天下午约了去看一下房子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她兴奋地望着他，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“但这还并不能说明什么，”他不爱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尚无着落的事上，“她们对我说我并不是唯一被邀请去看房子的。我总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两个女孩要找一个男孩子和她们合租呢？你难道不觉得这很罕见吗？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伊尔卡挽起他的胳膊，“她们又不是要建立什么教会，她们只是要租个房子出去嘛。”

麦克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在看他，他知道，那些男孩都嫉妒他，他们都恨不得能取代他站在她的身边。他无法猜测的是伊尔卡对他的心意，他平淡无奇，从不敢奢求伊尔卡也会对他有特殊的好感。

“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”

为什么不呢？伊尔卡有种不可思议的自然散发的魅力，或许他也能因此而增色不少呢。

“反正我也不会插嘴的。”

麦克笑了，揽了揽她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当然可以一起去啦，而且，你尽管放心地发表意见吧。也许你能给我带来好运呢，说不定她们就比较喜欢把房子租给有女朋友的人呢。”

“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呢。”

“我愿意冒这个险。”

很快他们便到了教室。第二节课，数学。伊尔卡的脸上写满了专注，似乎她的活泼早和她的外套、帽子一起留在了外面的衣帽钩上。她学习很认真，麦克总觉得其中一定有些原因，具体是什么却又无从知晓。

其实他对伊尔卡了解很少，她三年前才来到这个学校，背景几乎一片空白。她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遇难，从那时起她便和阿姨住在一起，而这，便已是他所知道的关于她的全部了。

她从不讲她的过去，只偶尔几次麦克从她口中得到过一些信息。似乎每当他试图跨近她的禁地时，她便会拉下帷幕，闭口不谈。

麦克紧张地翻开数学课本，他渴望下午的拜访，同时却又有些担心。中学生合租在布鲁尔还并不常见，但愿他会喜欢那房子，但愿他能和那两个女孩相处愉快。

那份合租广告看来非常冷漠，事实上，那上面几乎什么都没写。“寻找合租伙伴。”然后就什么都没了。电话里和他联系的是一个叫梅勒的女孩，她也并不善谈。他知道的只是现在有两个女孩一起住着，她们都是埃里希·凯斯特纳文理高中的学生，而且她们明确表示要找一名男租客。

这让他很迷惑，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无权怀疑。他找出租房已经

很久了，他不能白白浪费这个机会。而且，她们肯定会告诉他原因的。

他弯下身，想和伊尔卡约个时间，却发现她正目光呆滞地望着自己。那是他一直害怕的眼神，这样的她让他觉得遥不可及。

他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臂。她像是被突然惊醒般，思绪又回到了眼前。她看着他，像是渐渐回想起他来，笑了。

麦克竭力挤出一个同样的笑容，而内心只想大喊。他不想自私，不想绞尽脑汁去猜测她的想法，但在他心中翻涌令他不得安生的，正是阴暗丑陋的自私。对此，他却无能为力。